

台湾当局对美游说活动及其影响

陈发瑶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游说活动由来已久,对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和平进程产生影响。1987 年以后,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已成为处理两岸关系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 台湾当局;游说;中美关系;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09.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6-0032-07

Taiwan's Canvassing of the US and its Influences

CHEN Fa-yao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anvassing of the US by the Taiwan authorities is of long standing, and has exerted influence on the Sino-US rela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 betwee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1987, there have been changes in the canvassing activities, which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Key words: Taiwan authorities; canvassing; Sino-US relation; rel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游说活动是美国政治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决策立法机制,是美国合法的政治活动。鉴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关系到台湾的前途命运,深谙美国政治运作的台湾当局,利用台湾所处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和国际环境,特别是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多元的特点,一直在谋求通过游说活动,拉拢利用美国仇华亲台势力获取美对台的庇护,阻碍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1987 年以后,台湾当局的国际公关尤其是对美的游说活动日益频繁,金钱运作的力度加大,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和两岸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给两岸的统一蒙上了严重的阴影,成了我们当前处理两岸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研究台湾当局对美游说的过程和特点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对我国政府掌握国际外交的主动,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采取有效对策,遏制“台独”势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加快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台湾当局游说美国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台湾当局对美游说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蒋介石政权退败台湾以后就有的。在蒋氏父子时代,游说主要是拉拢反共的共和党势力,利用冷战的国际环境,鼓动和宣扬台湾这一“不沉航空母舰”的战略价值作用,目的是维持美台的盟友关系,防止美国抛弃台湾,支持台湾反共,阻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台湾国民党政权在美国豢养了一大批“院外游说集团”。这些被国民党重金雇佣的说客,成了美反华势力的急先锋和代言人。当时曾有一个“百万人行动委员会”,他们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推行麦卡锡主义,坚决反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艰

难历程与台湾当局收买这些游说集团的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 (p.364)}。中美建交以来,台湾当局继续倚重这股势力,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和麻烦、维护台湾与美国之间的既得利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后,美国政府马上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这一关系法的出台和此后美国政府不时调整对台政策均与台湾当局的游说活动有密切关系。1987年以后,以“双重承认”为主要工作目标的“务实外交”路线,使台湾的国际公关和对美游说都进入一个更加令人瞩目的阶段,台湾当局对美游说的对象、手段、金钱投入都有了质的变化,台湾当局对美的金钱收买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其出手之阔绰、花样之翻新、花费之巨额均达到空前的程度,并形成了新的特点:

1. “两国论”成为游说的基本方针和工作重点。

李登辉上台以来,两岸之间的“正统”之争转变为“统独”之争,谋求国际社会承认和台湾“独立法人”地位,成了台湾当局的新政策,因而游说活动的主轴是全力宣传、推销争取台湾的“独立”地位,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图谋台湾问题的国际化。

2. 从技术层面看,对美公关游说策划与操作已趋专业化。

台湾50年代的对美游说的管理和操作是由台湾当局直接主持和操作的,1987年“报禁”、“党禁”解除后,台美各类专业公关公司应运而生,具有能力拓展海外公关的专业公司迅速成长,台湾成了除美国之外的拥有专门做政治公共关系的公关公司。一大批传播专业出身,深谙公关游说现代运作技术和美国政治生态的技术官僚加入到这些公司中,既为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政策”提供依据,为决策的成功实施提供整套服务;又可在外交活动范围之外,堂而皇之地穿梭于美国的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之间,以各种手段驱使专业公司、职业说客、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为台湾利益奔走,最终达到影响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目的。

3. 从经费投入看,台湾当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民党的巨大党产资源,游说费用连年猛涨。

台湾当局为了抓住美国人这一救命稻草,不惜以巨资来维系相互的关系。从1988年至1991年,仅美国司法部门统计,台湾“经济部国贸局”和“外贸协会”投资游说美国金额就高达800多万美金。1991年,美国司法部有案可查的游说金额为510.3万美金。1994年,台“外交部”为了打通关节,仅“机密预算”中的专案经费就高达3.4亿余元新台币^{[1] (p.50)}。1995年,更是用美元铺就了李登辉的访美之路。台湾当局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又慷慨解囊250万美元设立“李登辉之友”奖学金。如果再加上台湾当局以570万美元买通卡西迪公关公司的费用,李登辉的康奈尔之行真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私人访问了^{[1] (p.367)}。1996年10月,香港《亚洲周刊》披露,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向美国政府官员当面许诺,愿提供1500万美元资助给克林顿连任竞选^{[1] (p.377)}。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出手之阔绰。

4. 从游说的对象看,涉及美政界、国会、媒体、智库等,范围越来越广。

为了适应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和政治运作体制,台湾当局对美游说已不仅仅局限于收买美国国会山庄的政客和国务院系统的官僚,而且把媒体和卸任后的亲台官员以及重要的智库都作为他们游说公关的重要对象,这主要是台湾当局深知美国媒体的呼风唤雨作用,要利用媒体来吹嘘台湾,混淆视听,蛊惑民众,达到“围堵中国”,骗取美国公众的支持。近几年,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美国的智库越来越发挥出明显的作用,美国政策智囊举行的对华辩论,已成为影响总统决策的显著因素,台湾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极力施展金钱的魔杖,试图收买并主导思想库,为他们的反华制华服务。

二、台湾当局游说的主要对象及政治图谋

台湾当局施展游说活动有一系列的对象,主要对象有四类:

第一类对象是政府重要部门的负责官员。这些重要部门参与美对台的政策制定并负责实施,是参与美国对台政策决策的重要部门,因而是台湾当局游说的重点对象,如国务卿、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美国防部官员、总统安全顾问等,他们对台的态度与台湾关系重大,甚至可以说与台湾命运密切相关。这些部门总体上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在制订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显然蕴含有他们本身的态度因素。比如美国务院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的认识比较深刻,主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政策,不过分刺激中国,表现出比较务实稳健的作风,而国防部作为军方代表,却受台湾游说影响比较大,冷战色彩比较浓,一直凭空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的主要威胁,大肆鼓噪台湾安全得不到保障,主张大幅度提升对台军售,提升台湾军事力量,利用台湾牵制并遏制中国。在台湾当局游说之下,1999年2月和4月,美国国防部官员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台湾海峡安全形势报告》和《亚太地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选择报告》,极力渲染我对台的所谓战争威胁,极力主张向台湾出售高技术装备并把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1] p.586}。可以说,美对台军售的居高不下,不仅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利益考虑有关,也与台湾对美国国防部的游说,与美国军火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除了美国务院和美国防部,美国许多大州的州长也是台湾当局游说的重要对象,克林顿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就曾数次受邀访台。台湾当局的做法颇有深意,他非常清楚,不仅作为州长就可以为台湾发挥作用,更重要的,一旦这些州长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之后,今后对台湾就是可资利用的大资源。

第二类对象是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国会宪法规定的立法机构,在对外关系方面负有重大责任,是对总统和政府具有重要制衡作用的机构。由于美国国会议员所属党派不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美国共和党中的反共亲台色彩浓厚的议员,一直是台湾当局游说拉拢的重要对象,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势力,在台湾当局游说之下一直保持顽固立场,并与台湾保持着异常亲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互为倚重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声名早已远扬。近几年,台湾当局也把目光关注到了民主党内推崇“人权外交”的议员身上,利用“人权”说帖和金钱利益把他们拉进了反华亲台的行列。两党中的反华势力搅和在一起,为台湾奔走呼号。2000年2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亲台分子的推动下,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游说国会的例子。

第三类对象是美国媒体。美国是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因而媒体呼风唤雨,黑白颠倒的作用就特别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台湾当局的金钱攻势下,美国媒体变得近视和有失公允。以《纽约时报》为例,毋庸置疑,它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在台湾当局的收买下,《纽约时报》发表了不少攻击中国的文章,配合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1996年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该报前任总编罗森索连续发表文章攻击中国,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主张在台湾问题上坚定维护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为台湾当局的金钱外交进行辩护^{[1] p.365}。另外,《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在1995年3月美国国会卖力上演邀请李登辉访美闹剧的时候,也纷纷发表社论,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对李登辉访美的禁令,大搞火上浇油的卑劣行为。台湾当局把新闻媒体列入其重点公关的对象之中,重视对美国重大媒体的金钱公关,是想在美制造舆论、美化自己,攻击祖国大陆,混淆视听,以谋求美国媒体的同情、认同和支持,进而影响公众民意,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

第四类对象是美国重要智库。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上,有重要智库的参与是美国独

具的特色之一。智库不仅是外交政策的鼓吹者和外交政策的咨询机构,而且也为美国总统和国务院输送训练有素的官员。台湾就是通过向美国智库灌输他们的政治理念,通过收买游说重要的智库或智库中的所谓精英分子,为台湾的政治利益服务。台湾当局最感兴趣的智库是美国的外交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它是对美国外交影响最大的一个智库,许多外交大腕如史汀生(Henry Stimson)、杜勒斯(John F. Dulles)、艾奇逊(Dean Acheson)、坎南(George F. Korman)、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腊克斯(Dean Rusk)、黑格(Alexander Haig)、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前总统布什、卡特,包括克林顿都曾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马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克利夫顿·沃顿(Clifton Wharton)也是从外交委员会走上克林顿重要助手的位置的[2] p.84。另外美国人民民主运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智库也是台湾游说的重要对象。

台湾当局游说上述四类对象的政治图谋只有一个,即通过游说,对美国的各政策决策层施加影响,从而实施对美国政府的施压和施加影响,使美对台政策保持对台有利的态势,保护台湾的既得利益,阻碍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

三、台湾当局在美国的主要游说力量和游说机构

台湾当局在美国的主要游说力量和游说机构主要来源于二类,一类是利用台湾当局设立在美国的办事机构和在美台胞的政治资源。主要有设立在华盛顿的“台北经济和文化代表处”及分支机构,在美台湾人利益集团,台湾各类政治力量在美设立的机构。另一类是用金钱雇佣的代理机构或个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台湾当局在美的游说网络。

1. “台北经济和文化代表处”。该代表处总部设在华盛顿,现在全美各地有13个办事处。该代表处既是游说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是全台在美游说活动的主要协调者,起到组织中心的作用[3] p.12。

2. 台湾人在美利益集团。台湾目前在美台胞约有60万人[4] p.69,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也形成了大量亲台的利益集团。福摩萨公共事务协会是台湾在美主要支持团体,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寻求对台湾“自决”的国际支持,保护台湾利益,它在美国的台湾事务中有相当的影响。另外,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世界台湾人商会、台湾进出口协会、北美台湾医学协会、北美台湾人基督教堂委员会、台湾籍美国公民联合会、美国国际研究会、台湾籍美国人社会等也有较大势力和影响,近几年的发展势头迅猛,活动频繁,能量不可低估。1995年就是这些利益集团联名致函克林顿总统,督促其同意李登辉访美,起到了较大的影响[3] p.13。

3. 台湾各类政治力量在美设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庞杂繁多,既有文化交流机构,也有贸易公司,还有台湾党派力量的海外组织。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政治力量,但都与美国的各界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寻求美对台的支持上持一致态度,近年更有“李登辉之友”之类的团体出现,因而这些机构也不可忽视。他们是台湾当局在美国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针对美国国会议员及政要的华人助理进行工作,进而影响美国国会议员和政要。美国政界、媒体的某些人对台湾的同情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整合美国的台湾人团体和扩大台湾在美国社会中影响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密切相联系的。

4. 台湾当局用金钱收买和雇佣的代理机构和个人。

用金钱直接雇佣代理机构的运作方式,是90年代以来游说活动的新发展,使台湾的公关游说

实务操作达到高度专业化水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新变化,一是台湾当局为了迎合和适应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运作环境,继续加紧对美国政府施加尽可能多的影响;二是目前台对美游说领域已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学术等领域,涉及面广,技术要求提高,不胜应付,特别是在面临许多重大的政策游说过程中,公关公司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以1995年李登辉访美为例,仅凭台湾本身的力量是难以对美参众两院、媒体、重要政府官员、特殊利益集团采取全方位的同步游说。因而,台湾当局为了确保游说效果,不惜耗费巨资,动用美多家大公司为其游说。台湾在美雇佣最有影响力的是全美著名的公关公司——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公司老板卡西迪曾于1969年至1973年间担任美国参议院营养及人道需求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法律顾问,与参议院诸多议员及民主党部分议员有很深的关系。下属泰德公司董事长鲍威尔曾担任卡特政府的白宫新闻秘书,而总裁泰德则曾任里根总统夫人南茜的新闻秘书及布什总选竞选时的发言人,可谓背景深厚,非同寻常。1995年李登辉的康奈尔之行就是在该公司的全面策划运作之下,对美国两院议员展开大规模院外游说活动,同时通过媒体关系左右舆论,深入选区开展“草根”游说,从社会公共媒体宣传到公众舆论环境全方位、有步骤推进,形成对两院的强大舆论压力,最终导致美国众参两院以绝对压倒多数(众议院360票:1票,参议院97票:1票)通过“李登辉访美议案”,迫使克林顿政府违背了中美建交16年来美历届政府不允许台高层领导人访美的既定政策[1]p.380。

此外,据统计,1991年仅在美国司法部正式登记,为台湾游说的公关公司就有51家,其中有11家受雇于台湾“经济部国贸局”,代理费用达500多万美元。1994年台湾研究院与卡西迪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高达450万美元的合同[1]p.375。1995年台湾当局宣布,要花费28.22亿新台币用于“外交公关”[1]p.366,1996年,台湾与卡西迪公司续约,佣金费用达350万美元[1]p.377。正是通过金钱的运作和代理机构的游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来自国务院的对台湾不利的反对力量,美国政府20世纪90年代对台政策大调整,处处都留下台湾当局金钱游说的痕迹。

四、台湾当局游说的主要手段

台湾当局的游说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台湾对美的投资、经济商贸活动与游说活动挂钩。

台湾当局的投资、经济商贸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从游说的需要出发的。为了接触或与某议员建立联系,台湾当局往往会与支持某议员的公司建立投资关系或商贸活动,并借机由美方公司约请议员出席商务活动,以此为突破口,与议员建立联系,从而最后达到游说目的。可以说台湾投资和商业活动仅是务实外交的形式罢了。

2. 通过雇佣游说人员和政治顾问,直接花费大量资金接近美国政要人员、智囊机构和新闻舆论界。

与民主党关系非常密切,数度引线推荐台湾驻美代表鲁肇忠与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莱克相见的美国律师彼得·罗森布拉特,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等都是台湾“慷慨”的受益者。罗森布拉特甚至坦言“我按台湾的要求行事”[5]p.17。除他们之外,还有多少人是台湾“慷慨”的受益者,恐怕很难查清楚,曾任里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现受雇于台湾的理查德·艾伦说:“台湾人不断提出要求,他们不断地敲门。在游说的有效性方面他们或者能与以色列持平或者仅次于以色列人”[3]p.13。可见,台湾当局的软磨硬施,金钱利诱的手段是比较了得的。

3. 直接给游说对象好处。

台湾当局通过邀请美国政要、美国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各州州长及州议员访问台湾,直接给予好处,赢得他们的好感与同情,是台湾惯用的一个手法。1988年1月18日,在蒋经国去世不久,竭力鼓吹台湾“民主化”的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访台。1990年,美国前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先后访问台湾。1991年3月,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去台活动,商讨经贸合作并推销军事装备。同年4月,里根时期美国前陆、海、空三军部长一行9人赴台访问,商讨军事合作事宜。5月前总统福特以“私人身份”访台,这是美台断交以来第一位赴台访问的美国卸任总统。1992年,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多兰、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杜斯特伯格、美国前副总统阿格纽、前国务卿舒尔茨等先后赴台访问。特别是布什政府的贸易代表希尔斯于11月30日率3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访台4天,突破了13年来美国高层官员访台的禁令〔1〕(p.316)。1994年克林顿派交通部长贝尼亚访台,达到了中美建交后美国现任高层官员访台的最高规格。1998年,先后又有近10批美国政要和著名学者赴台访问,有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约·奈伊,这三人都亲自参与处理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1〕(p.572)。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和李侃如也到台湾访问,二者都是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智囊人物,1997年江主席访美,二人负责美国对外新闻简报工作,可见其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李侃如更是在克林顿成功访华后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关于亚太地区事务的负责人。台湾当局就是希望通过这种直接游说,达到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得到台湾经济资助的参议员默考斯基,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竭力推动国会通过决议允许李登辉访美和提议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八·一七”公报之上的种种举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台湾游说活动的成效。

4.“人道、民主、人权”成了最新的说帖。

“人道、民主、人权”是台湾当局最近几年为了迎合美国的民主理念,推行国际公关的最重要说帖,为达此目的,台湾当局一方面不断总结所谓台湾的“民主成就”,以此打动部分民主党议员。另一方面以种种“爱心行劝”,在美国人面前树立所谓的新形象。仅1991年,台湾向31个国家派驻43个技术团,开展所谓“爱心输出”活动,又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即将结束时宣布对科索沃捐赠重建援助3亿美金,显示台湾的“人道主义”〔6〕(p.84)。其目的无非是要在美国人面前树立一个“人道”的形象,博取美国人的好感。

五、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的影响

1. 台湾当局对美的游说活动已产生了局部的和短期的不良影响,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许多本不应该有的严重分歧,台海关系出现数次重大波折。

台湾当局对美的游说公关活动,迷惑了对中国了解不深的美国民众,加深了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勾结,使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低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严重关切程度,造成在对台局部问题上对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不容置疑决心的误判,甚至产生中美关系上的信息错误解读。台湾当局的游说围绕着“一中一台”的政治目的为主轴,挟洋人以自重,以美国的支持作为推行台湾分裂的筹码,因而造成了与我国“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构想背道而驰。1979年3月,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台湾授权法案》,名称改为《与台湾关系法》,此一“恶法”在中美关系发展道路上引发了许多后遗症。美对台军售一直居高不下,给台湾当局壮胆,阻遏两岸和平统一进程。1995年同意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的对话陷入僵局,两岸关系骤然恶化,中美关系严重倒退。1999年7月李登辉“两国论”出台,美国人明里指责李登辉是麻烦的制造者,暗中却在20天后批准售台5.5亿美元武器火上浇油〔7〕(p.56)。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在陈水扁的游说

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不支持任何政治人选,实际上就是认可和支持陈水扁。这几个例子充分说明,台湾对美国的政治游说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局部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许多我们不愿意出现的恶性事件,使短期内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猖獗,和平统一进程明显受阻。

2. 从长远和全局的眼光看,台湾当局的政治游说活动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更不可能阻挡中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

中美之间是有战略利益的,中美关系的格局是由国家间的利益和世界大格局所决定的。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中美关系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国家安全和反霸为战略重点的关系发展成为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贸易、战略安全、地区教育、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交流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关系。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防止核不扩散条件中的作用,对亚洲稳定和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朝鲜半岛稳定和安全上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本身的综合实力和巨大市场的存在,决定了中美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这一角度说,台湾的游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和影响世界格局的发展,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但因为中美关系始终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中美之间存在着分歧,因而台湾对美国的政治游说会由于台湾这一中美间最敏感的问题而引发一些事端,增加中美交往的难度,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伏大一起,曲折多一些。这种起伏和曲折,除了培养和锻炼我们的外交艺术,通过揭露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教育美国人民之外,台湾当局所能得到的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已充分说明,实现台湾与祖国的统一,是全民族共同的心声,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3. 从目前来看,对台湾当局的游说活动要认真对付,不可掉以轻心。

台湾当局对美的游说从最终结果上看不会影响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的框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世界多极化尚未定局,中美关系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对台湾当局的这种政治公关活动以及造成的后果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充分看到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存在及其影响,要看到中美关系的斗争性和复杂性,因而要加强对其研究,对台湾当局游说的手段、方法、特点、趋势以及可能的后果要作全面了解,要作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对其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恶化台海局势,阻碍和平统一进程的负面后果要作坚决的干预,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可能避免中美间不必要的斗争和关系倒退,尽量少付代价。要尽可能阻止美国反华势力与台湾当局搅和在一起,掌握斗争的主动,有效遏制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行径,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

[参 考 文 献]

- [1] 唐正端. 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M]. 北京: 世纪出版集团, 2000.
- [2] 邓鹏, 等. 剪不断, 理还乱: 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 袁征. 利益集团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J]. 当代亚太, 2000(6).
- [4] 谢郁. 1999年台湾“外交务实”评析[J]. 台湾研究, 2000(1).
- [5] 赵宝煦. 台湾问题: 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数[J]. 新华文摘, 1997(5).
- [6] 刘国奋, 李登辉“务实外交”综评[J]. 台湾研究, 2000(3).
- [7] 纪华强, 李森. 台湾当局推行国际公关的基本状况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J]. 台湾研究, 2000(2).